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九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通知

國際第六和平醫院，決定於最近搬移房子，停止接收傷病員，希各單位暫勿送傷病員入院，特此通知。

軍區衛生部
七月二十一日

鳴謝啟事

近蒙晉綏軍法處個人節約小米三

十六斤九兩，本幣五十二萬一千元，三旅留守處又捐助小米伍百斤〇一兩，本幣一百萬元，碎布、棉花委各一包，單給棉衣等物八十五件，行署教委會郭炳林等四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二十七斤，洪倫紙廠全體同志又捐助本幣八百五十四萬元，興縣第一貨棧捐出小米一小石，本幣二十八萬元，衣物九件，以上悉數救濟我一分區受災同胞，此種階級友愛精神實令人感激之至，謹代表我受救災胞登報鳴謝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幹部黨員青年團員帶頭

離石四區掀起參軍熱潮

（離石訊）參軍動員令發出後，離石四區已掀起參軍熱潮。七月十六、十七兩日，四區召開區村幹部及工作團會議，討論佈置了各村擴軍工作，會後各村還未正式開始動員，自動報名參軍的已達四十餘人。許多黨員幹部首先報名參軍。坪頭村幹部黨員薛秀珍同志在參軍動員大會上報名時說：「我過去當村長，動員參軍時，只動員別人，咱是黨員又是幹部，就沒起過帶頭作用，這次我一定要報名參軍，到前方為人民立功。」區委組織李崗同志，在家害[illegible]病，看到參軍動員令後，就給他大兒李長有（白家山民兵中隊長）報了名，李長有到前方參戰不在家，他和村幹部商量叫去上一個民兵將他兒頂回。他說：「咱是黨員又是幹部，咱先帶頭，才好動員別人去。」崖窩墕村薛沅同志，聽到動員參軍，就召開家庭會議，決定叫他弟薛爵前去。他弟在家給區委閻良田同志報名參軍的信中說：「我家七口人，弟兄兩個，我哥身體不好，在部隊工作不行。父母都是七十多歲老人啦，我管家事不如我哥，留我哥在家勞動生產，我參軍去。」圪垯墕農民李振良有四個兒，他給兩個兒子報了名，他對他老婆說：「我給咱兩個兒子報上名了，現在打下麥子，快給灌的吃上些叫到前方去吧。」盛地村區代表朱開辟、代表主任薛曹拴、貧農團團員侯對英等四人也報了名。大武鎮毛澤東青年團的團員們，更積極報名，十四日晚青年參軍動員大會上，十九歲的青年團員劉毅文（市政委員會通訊員）首先報名參軍。在報名同時，並請求加入共產黨，支部已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宣誓說：「我自動報名參軍，到前方一定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勇敢前進，為人民立功。」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更前。另外團員王含狗、宋國斌也相繼報了名。在他們影響下，該鎮退伍軍人馮沛生等八人，也報名再上前方。四區工作團分團部通訊員王拴拴，過去怕當兵，這次也報了名，他說：「我過去怕當兵來到賀中，咱後來又調到分團部工作，現在我懂得了，敵人當兵，咱們後方是安然不了，前方老百姓也不能解放，我堅決要參軍打蔣介石、閻錫山、傅作義去。」此外，區農會維遠欽、大武工商局出納李金耀、會計崔潤、採買薛富有、門市部職員李芝剛，在賀中地幹隊學習的村幹部李振光、薛順青等同志也都報了名。薛文瑞同志因自己年齡較大，就請假到磧口新華書店動員他姪兒薛金務參軍。（郝明）

（又訊）本月十九日，四區武迴莊行政村召開代表委員會討論擴軍工作時，盧子明青年代表張桂喜自動報名參軍。他說：「我們當幹部的不帶頭，還能去領導群眾了？」代表委員會對他這種模範行為予以表揚。（智潔紋）

臨縣一區區村幹部會上

幹部黨員十五人參軍

（臨縣訊）一區區村幹部踴躍報名參軍。該區最近召開區村幹部聯席會議，討論擴軍工作。會上區委書記張殿英同志（兼縣委委員，他已在縣級各機關全體人員大會上報名參軍，見二十四日本報）講了晉中的大勝利與分局給予臨縣黨的擴軍任務，他號召黨員幹部要帶頭參軍。接着即分組醞釀討論，大家檢討了過去只動員別人參軍，黨員幹部不參軍的缺點，一致認為這次黨員幹部要帶頭參軍以推動群眾掀起參軍熱潮。萬安里中隊長劉權先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黨培養了咱們很多年了，這次黨需要咱們到前方工作，這個時候咱就一定要去。蔣管區老百姓被蔣介石閻錫山傅作義統治得那麼恓惶，咱前年去過西南參戰就親眼看到過，咱一定要去幫助那裏的人民打倒蔣閻傅得解放。」討論後，區大隊長李春元、副大隊長李宗成、長村幹部劉文彩、李旺振、劉權先、任德明、劉同書、李銀桂、劉生德、李汝財、劉會廷、常喜兒、李勝昌、高盛生、白文海等十五人都自動報名參軍。還時，甘泉中隊長郭些辟由家裏趕來開會，剛到會場就舉手報名，大家鼓掌歡迎。女黨員干珊珊同志說：「這次自動報名參軍的同志都是有認識的，土地改革咱們翻了身，參軍去是應該的。我男人（李汝財）開始不願去，我對他說：咱們青年人不去叫誰去？現在他報了名，他的思想提高了，我很高興。」萬安里支部書記劉永金說：「大家今天自動報名參軍很光榮，我有心要去，老漢了，不能去前方，今後在後方工作，保證把工作作好，對參軍同志的家庭困難要澈底幫助解決。」（閻玉圖、高旺愷）

× × ×

臨縣城莊村

副支書少先分隊長等

自動帶頭報名參軍

（臨縣訊）五區城莊村支部副書記郝汝賢同志在全村參軍動員大會上，首先報名參軍。接着少先隊分隊長張成明，青年小隊長王長大也報名參軍，在他們推動下，張候永等五人也報了名，他們積極參軍的模範行為，受到大家熱烈稱讚。（郭興昌、王德盛）

△離石結繩墕黨員任起樹
文書楊樂江自動報名▽

（離石訊）三區結繩墕行政村佈置參軍工作的會議上，行政村文書任起樹同志（二十三歲、共產黨員），結繩墕自然村文書楊樂江同志（十八歲）自動報名參軍。任起樹同志說：「我是個共產黨員，參軍是應該的，光我自己去不算，我還要下鄉動員人哩！」楊樂江同志說：「我今年十八歲，剛剛夠上參軍的年齡，真歡喜哩！我還要同工作同志下鄉，動員更多的年輕人一同去參軍。」現該村貧農團主任楊培茂已準備和群眾研究他們參軍後的代耕問題。（李一）

偏關水泉武裝村政府

擊退搶糧傅匪

（偏關訊）清河傅匪於本月十五日上午，竄我水泉行政村後海子村搶糧，在該村及田地裏踏響兩顆地雷，兩個匪軍被炸死，此時，我預伏的武裝村政府人員，也開槍射擊，敵即倉惶北逃。走出長城未及十里，在飲牛峁又遭我游擊隊阻擊，斃傷敵八名，奪回牛、驢八頭。許多群眾在山峁上看到這種情形都說：「頭回叫咱地雷和游擊隊打走了，咱以後可要好好埋雷。」（維訓）

× × ×

簡訊

六專署財政科，幫助駐地軒崗村貧苦軍烈屬鋤田，每天有十二人上地，女同志亦積極去參加，四天中，幫助那福來等六戶，把三十五畝苗子全部鋤完。（薛呂順）

綏蒙某獨立營

兩月來擴大一倍

（新華社綏蒙電）綏蒙某獨立營兩個多月，擴大了一倍以上，並且變成良好的群眾紀律。該營由於領導上對新戰士的[illegible]注意，在動員時[illegible]等壞分子一個不要，[illegible]混入的發現後即洗刷，因之新戰士全部為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精壯的雇工人和青年農民，參軍前大都參加過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財物，階級覺悟很明確。部隊一到駐地，戰士們就掃地擔水，做擔水的擔水，全不麻煩老鄉，[illegible]西也一定[illegible]賠[illegible]無菜吃，就派人到山上挑苦菜，有時[illegible]群眾鋤草。三連有一次抽二十個人幫助群眾鋤草六十多畝。他們有時還召集群眾開會，把逃亡地主的糧食調劑給無吃無穿的貧苦農民。據幫助該營工作剛才回來的一個同志說：新成立起來的游擊隊，戰士對紀律遵守的還好，這是新式訴苦等教育的成功。（軍政通訊組）

注意！警惕！

蔣賊圖挽救垂死命運

趕製催淚性毒氣手榴彈

匪中央社太原電已散播放毒的輿論準備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晉中前線確息：蔣介石正在趕製一種催淚性的毒氣手榴彈，即將在匪軍各個前綫使用，以圖阻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攻。該彈並不爆炸，拉火後五秒鐘，即放射一種較空氣為輕的毒氣，可以持續約五十秒鐘。人民解放軍前方將士必須嚴密注意蔣匪軍此種卑鄙手段。由於軍事節節失利，軍隊士氣日益低落，蔣介石正企圖用此種罪惡手段，挽救其垂死命運。蔣匪在各個戰場施放毒氣，據不完全統計，半年內已有五次：

（一）今年二月十三日瀋陽以北之石佛寺附近戰鬥，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等部使用窒息性毒氣砲彈一次。

（二）三月三十一日阜寧西之益林戰鬥，蔣五十一師一一三旅連續使用毒氣三次。

（三）四五月臨汾戰鬥，蔣閻匪軍第七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兼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培璜，曾一再向我軍施放催淚、噴嚏、窒息等毒氣，蔣機並向該城輸送毒氣與毒氣彈，供梁使用。在我軍攻城期間，並下令臨汾師範理化教員段清製造催淚性毒氣六十瓶。現梁段均已生俘，人物證件俱在，即將交付軍事法庭，按戰犯依法治罪。

（四）六月二十五日，兗州西關守敵向我軍發射毒氣砲彈。

（五）七月上旬襄陽外圍黑虎壇地區戰鬥，蔣介石的特務頭子康澤下令一零四旅向我軍施放大量毒氣。值得注意的，是匪方造謠機關中央社對此種罪行在宣傳上的配合。凡屬匪方軍事危急準備施放毒氣時，他就事先捏造所謂解放軍使用「毒氣」的神話，作其實際行動的輿論準備。今年四月廿九日我圍攻應縣守敵最緊之際，中央社即曾這樣做過，實則是閻匪在臨汾施放毒氣。現在我晉中大軍逼近太原，中央社十三日太原電又在散播同樣的謠言，其陰謀，值得警惕。軍方人士稱：早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世界各國就曾共同規定「禁止濫用毒氣或其它瓦斯與細菌戰爭方法」。我們現在再一次警告那些指揮施放毒氣的蔣閻軍官與製造毒氣的人員，應及早悔悟，立即停止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罪惡行為，否則，人民解放軍對此種罪行，決按戰犯處理，不稍寬容。

靜樂溫家坪等村
群衆變工翻夏稙地
東大樹村家家割蒿草漚青肥

（靜樂訊）五區溫家坪、袁家社、東大樹等村羣衆開始翻夏稙地。夏收後各村代表會即號召羣衆翻地，當時因土地證未塡寫，有些羣衆有顧慮，怕土地再有變動。代表會和工作人員即針對這種顧慮作了宣傳解釋，指明今年不翻地，明年就要少打糧，同時說清楚，如果分地有不合適的，也只是個別搭配一下，不會大動的。接著經過各村羣衆會醞釀討論，消除了這種顧慮。溫家坪小農安仁說：「管他土地變動不變動，咱反正是要翻咱的地。」本月十七日，他已將兩垧夏田稙和過一垧，現正與別人組織變工翻。該村有五家變工翻地，高四孩的三垧半夏田稙安仁變的翻，高四孩用安仁的牲口，代價是用一天供給一天的青草。袁家社正在翻地的有七幾家，全村四十戶，差不多每戶都養一個牲口，翻地時需要合組變工。個別沒牲口的，則用人工變畜力，如秋來在夏收時給袁繼林挽麥子，現在袁給他翻兩垧夏稙。以上兩村共有七百餘垧夏稙地，預計二十天內可以翻完。東大樹只種有五十垧夏田，因有四十多戶沒牲口，現在自找對象變工的很多。有十幾戶準備買牲口，袁滿祥等三戶已買回三頭驢。又因該村草坡少，餵羊的不多，每年肥料全憑漚青肥，初伏一開始，家家就割蒿草和在路上積糞土。袁文貴等三人已每人積下青糞四、五十馱。（祖武）

岢嵐小南溝等三村群衆
買牛租牛準備扣伏荒
興縣鹿家岔代表發動羣衆買回耕牛

（岢嵐訊）五區小南溝、甘欽、寨上等村，自發出土地證確定地權後，羣衆生產情緒更高，積極準備扣伏荒。貧農王孩驢想扣地沒牛，從外村租回一條牛來，中農鄭修道買回牛一條。魯仲生有兩條牛，因去年收成不好，口糧困難，原想賣掉一條牛換糧食，這次領到土地證後，就不賣牛了。他說：「口糧困難，再忍餓受餓吃上幾天苦菜，省下牛翻地，明年生產就有辦法了。」這三村怕扣荒地的人太多，荒地缺了，要求區農會給他調劑一些荒地。農會即根據羣衆意見，把荒地有計劃的調劑給缺乏荒地的人。同時發動有牛戶照顧沒牛戶，實行人牛變工，貼草料、先耕地後補工、租牛等辦法，以解決貧苦缺牛戶的困難。（王漢章、陳力中、王根應、潘辛酉）

（興縣訊）三區鹿家岔行政村，召集各自然村代表開會，檢查夏鋤、發動羣衆種蕎麥時，許多代表提出，發動種蕎麥，除了調劑蕎麥種籽外，還要解決耕牛困難。大家說：「沒有牛，不但今年蕎麥種不進，就是明年春耕也是大困難。」一致都同意回去發動羣衆買牛，一個人買不起的，可兩三家朋夥買。會後，任家塔村代表，就找村裏能買起牛的談話，他說：「有地沒牛耕，明春還要閙年饉，現在收了夏田，可以節省點糧食買牛，早點準備。」在他發動下，該村七天就買回四條牛。王家台也買回三條牛。（鍾玉祥）

右玉一區區幹部
節約救災

（新華社綏遠電）右玉一區區幹部節約救災。七月五日的會議上，區委張明、區幹部張煥自願捐出農幣五萬元，區幹部袁寶善捐出十萬元，助理員常兆拿出節省的糧票十斤，區通訊員周潤虎、李佐生二人拿出節省的糧票四斤，全體幹部共捐出農幣二十萬元、細米三十二斤，決定分配給沒辦法無勞動力的抗烈屬。（袁寶善、葉明）

蒲縣黑龍關一帶
補種蕎麥蔓菁

（新華社臨汾電）蒲縣黑龍關一帶，於本月十一日午時突遭冰雹。計有東坡、黃家莊、背窊兒、安家峪、下家山、隆溝窊等三十二個莊子，三百餘戶，共打壞莊禾九千餘畝。其中以黃家莊、背窊兒、下家山爲最重，估計麥子一千六百九十畝，將減少三分之一的收成；豆子一千五百六十畝全部打毀；大部穀子、玉茭被打壞，如伏天雨水不缺，還可長出來，不過要減少三分之一收成。區政府於受災後立即召集各行政村幹部，調查安慰受災羣衆，並商討研究補救辦法，決定：一、組織調劑種籽，號召多種蕎麥。二、被打傷的玉茭、穀子地，大部補種蘿蔔、蔓菁等秋菜。三、在貧農團及廣大羣衆中深入宣傳，說服羣衆補種搶種。現在區村幹部全部下鄉，正在幫助搶救中。（耀明、李魁、武壽）

發展運輸
完成軍勤任務的經驗

王健　宋丕治

在本年上半年內，三分區轉運了救濟災難民與支援前線的若干石糧食，在轉運中用了兩種辦法，一種是用軍勤工，由公家供給人畜食糧、草料；一種是用發價僱腳運的，二者比較，僱腳運輸不但要比軍勤工運輸節省四分之三的人畜力（開支大致相同），而且發展了運輸事業，由羣衆負担變成了羣衆利益。現將僱腳運輸的優點介紹在下面：

一、發價僱腳費的時間少，馱的數量多，今春靜樂往三分區運糧，用的軍勤工，每個牲口平均馱不到七十斤，一日只能走五六十里（早些住了要等吃的、柴油、担水切草，黑了不方便），靜樂五區張貴村十一個毛驢運輸，有三個專門馱草，八個馱糧五百五十七斤半，每頭平均馱六十九斤十一兩，後來改爲僱腳，每個牲口所馱，都在一百五十斤左右，且一日可走百餘里。靜樂六區西會村農會委員聚賜則，一個毛驢，春天服軍勤時馱一百斤，改爲僱腳後，馱了一百斤米、六十斤零半小豆，還又捎了十六斤綠豆，別人問他爲什麼支差馱的少時，他說：「那該是人私心嘛，本來春天牲口料比現在大，路又好走，可是因馱多少都一樣（民是按人畜數發食糧草料），誰也覺得馱的少些輕省。僱腳辦法好，不用要，各人就來了。」該村有七十多頭牲口，自實行僱腳後，常是掮着馱。七月六日村主任李喜大說閙在本村裝糧，聽說裴煩也有糧馱，把裝起的糧存在家裏，第二天就下了裴煩。共去毛驢十八頭、牛六頭，馱糧三千五百斤。村長武富元的一頭牛就馱了二百斤。裴煩交糧地址一百里，他們一日馱回家，一日送過去，兩天一回，不住店，即賺一石多小米，如果糧食短下，他們得負責包賠。

二、僱腳運輸和軍勤工開支差不多，用軍勤工，一頭毛驢一日供給料二斤（折米一斤）、草七斤（折米十兩、五錢），人每日需供給米一斤二兩、柴油洋二千元（折米二兩），一日共需米二斤十四兩五錢，以西會到馬坊六十里計，需兩日，川米五斤十三兩，馱糧七十斤，開支估馱糧數的八、三％，如再加上羣衆自貼盤費和帶領民工的幹部開支等更多，村中還要記軍勤工，是羣衆的負担。僱腳運輸，一百斤每運十里腳費兩萬元，以六十里計，共用腳費十二萬元，合米七斤半，運費估馱糧數的七、五％，且不回軍勤工，不用途中招待，也不需幹部帶領。

三、採用僱腳運輸的辦法發展運輸生產是有利的。臨縣六區對因畜力服軍勤過多，賣了一半牲口，羣衆耕種受到影響，而僱腳運輸卻使羣衆得到了利。中陽、離石、臨縣等地羣衆因運救濟糧，的糧食渡過了春荒。有的羣衆買下牲畜，使羣衆負担變成了羣衆利益。中陽有一個羣衆從臨縣交口往中陽城担糧，一回担一百六十斤，最後一回見糧運完了，還嚷咐站長不恭同志替他留一回，情緒之高，可見一斑。

四、僱腳運輸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運送的糧數應多時須在運輸途中準備部分草料，供店內購用，以防大批牲畜住下無草料而價格突漲，影響運輸。中陽這一工作作的很好，兩月中間，每天好幾百牲畜車輛運輸，而店內草料價格始終沒漲，穩定了腳價。（二）腳費應根據羣衆生活水平，規定的適當，不能定的過高，最好能有組織，不然，也會形成浪費。離石、方山因腳價規定的過高，好多羣衆放下地內作去馱腳，影響農業生產，同時因牲口去的多，到糧站無糧馱，空回去，反而浪費了人工。如石樓羣衆去峪口的牲口三十多頭，等了三天，也是因腳價訂的高。（西會往馬坊，每百斤十四萬元），後來好多羣衆空跑了，反而貼了盤纏。給西會羣衆以每百斤十二萬元包了，才免了外村的牲口空跑。（三）僱腳運輸不免有不良分子搗鬼，如中陽劉家坪糧站有一千斤糧被四個腳夫馱走，找不到下落。今後必須要有村保人，會介紹方可，如不是本地人，須要找保人，避免馱糧不交的現象發生。

岢嵐五區各村
男女齊上地鋤完頭遍草
謝家坪對懶惰的人管制貸糧
效果很好決定全區推廣

（岢嵐訊）五區於十一至十三日，召開了區村幹部會議，檢查夏鋤工作。全區四十七個自然村，發動婦女兒童挽草開苗，男人早上地晚黑回家，現糜、穀、山藥、黑豆等莊禾，頭鋤已完，二鋤正在開始。大灘溝村幹部，領導羣衆逐戶訂出計劃，發動全村婦女兒童參加挽草、鋤地，每天有十六個婦女、十個兒童上地，村裏只留下三個老婆，一個奶娃娃的媳婦在村裏照應門戶，他們拿上乾糧，早出晚歸，午上在地裏歇响，經過十來天的突擊搶鋤，四百一十垧雜田已全部鋤完，只有一百二十七垧難鋤的糜穀，頭遍已經鋤出來了。前由家溝，兩戶老弱孤寡軍屬的地鋤不出來，農會幫助了三十個工，三十來垧地頭遍已鋤完。謝家坪常青、高保紅，好吃懶動，不好好鋤地，羣衆把貸給他的口糧保管起來，叫他鋤一天地，領一天口糧，這樣管制，作用很大，現在他兩家已將草大都鋤的十來垧糜穀都全鋤出。地主婦女張毛仁，游手好閒不願勞動，在村幹部檢查督促下，與李虎子家變工，也把兩垧穀子鋤出來，並膽出她男人出外打短賺口糧。移民蘇生小把自己的十二垧莊禾鋤完，這懶的鋤了六垧糜穀。現在沒鋤完的，每村只留下二戶有嗜好不勞動人的莊禾，如甘欽馬羊換女子二人種的七垧莊禾，幫助了他口糧，但至今沒鋤鋤。咀縣小園的怕鋤，以一斗半蕎麥、一升小米把兩垧青苗穀子賣了。會上針對上述情況，對勞動不好的人，大家提出要照謝家坪辦法，把口糧管制起來，督促勞動，鋤一天地領一天口糧，不鋤不領給。（辛酉、根應、力中、漢章）

岢嵐西豹峪等五村
熬色葉膏賺大利

（岢嵐訊）五區西豹峪等五村利用農閒空隙，發展熬色葉膏的副業生產。夏鋤前有二十九人熬下色葉膏子三百九十七斤，共換回小米七百九十四斤。李懷祿一個人，半月內熬下四十來斤，換回小米八十斤，解決了四口人二十天的口糧，寨樑全叔姪二人利用鋤完地的十來天功夫，攢下能熬六十來斤膏子的樹葉子。按色葉膏爲一種染料，是山林村很好的副業生產。（辛酉、根應、力中、漢章）

關於富村播種報導中
兩點疑問的解答

編輯同志：

六月十一日報上刊出田水同志對六月七日代縣富村熟地荒地全部下種報導中兩處數目字的疑問後，我們立刻依實際情況作了一次補充報導，但據報社來信說：「轉寄遺失，未曾收到。」特二次答覆如下：

關於田水同志的疑問，讀了六月三十日代縣富村抗戰前後生產情況的變化及今後兩年的增產計劃一文後，即可解釋。富村是代縣平川的一個水地大村莊，七百一十一戶人家，二千七百三十二口人，分地後男勞動力就剩餘二百一十一個（詳見六月三十日報導），該村今春又新買了四十一頭牲口。一般農民生產熱情很高，今春雨水調勻，耕作下種沒有等雨，加之全村四十餘牲畜的小型變工，使二十天的營生十天就完成了。

關於五百多婦女兒童參加農業生產一事，因爲村子大，人口多，光婦女就有一千三百多口（男兒童不在內），所以參加勞動的也多。但實際情況不只五百，因上述數字是以春耕初期的統計，據我們後來總結，能後均拉有八百多個人參加。這個地方我們在稿上沒有寫清，讀者的提示對我們的粗枝大葉，作了個有力的教育。

另外報上發表的富村變工通訊，將變工隊員劉廷寶誤登爲劉廷榮，請一並更正。

富村通訊小組郎玲等
富村代表會主席郎合良

東北及華北蔣區學生・成立後援會反抗屠殺

通電控訴蔣傅匪屠殺學生暴行

（新華社華北二十三日電）東北、華北學生在北平成立抗議「七・五」慘案聯合後援會，通電全國同胞，控訴蔣、傅匪幫屠殺中國學生暴行。據北平新生報十日披露：參加「七・九」反屠殺學生共達萬餘人，包括三十五個大中學，計東北及熱河廿二個單位，平、津、唐山十三個單位（前據美聯社數字誤爲共十七個單位）。他們除向僞副總統李宗仁提出「嚴懲傅作義」，「無條件釋放七・五慘案中被捕同學」等十項嚴正要求外，並要求交還被殺同學屍體。下午，示威學生在北大舉行「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慘案哀悼控訴大會」，東北學生代表一字一淚的哭訴因受騙來到北平而換來的却是機槍掃射，陳屍街頭，飲淚荒郊野廟，連食宿都不能解決。大會在悲憤交集中宣佈成立的「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慘案聯合後援會」，發表宣言及通電全國同胞，揭露僞中央社所歪曲的「七・五慘案」眞相，控訴蔣政府屠殺東北學生罪行，並發起校內校外募捐援助東北學生。全體學生在軍警包圍中，齊聲朗誦誓詞：「爲了要求活命，爭取生存，我們東北、華北學生堅決站起來，齊心合力，團結一致，來保衛我們的基本人權。我們決以鋼鐵的意志和堅強的信心，來堅持我們的鬥爭。」

成都小學教師 掀起反飢餓鬥爭

（新華社華中電）據渝報記載：四川省會成都私立小學及國民小學教師，已掀起大規模反飢餓鬥爭，並已獲得全市大、中、小學生的廣泛支援。據渝報消息：該市全市小學教師爲要求加薪，以維持其最低的生活，於六月三日起罷教。國民小學教師代表四百餘人，於七日齊赴蔣記成都市政府教育局請願，據截至六月十二日止的消息，他們已在市教育局門前露宿了五個通宵。私立小學教師數百人，亦因請求增薪未遂，於十二日舉行反飢餓示威遊行。全市小學生三萬餘人均離開了教室，整日成羣結隊在街頭宣傳他們教師生活的困苦。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學生及其他中小學校學生數千人，亦熱烈展開募捐運動，支援反飢餓鬥爭中的小學教師，至十二日止已捐款五億元以上。

華北聯大及北方大學 聲援蔣區學生愛國運動

石市兩萬民衆舉行反對美帝扶日大會

（新華社華北二十三日電）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全體教職員於「七七」聯合發表致全國學聯及全國各大中學同學的公開信，聲援「反對美帝扶日侵華」運動，略稱：「親愛的同學們！你們爲了反對美帝扶日侵華，在暴君統治者的刺刀下，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堅決而頑強地鬥爭着，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光榮傳統。我們謹向你們致以親切的慰問和崇高的敬禮！美帝和蔣介石匪幫竟公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想使他捲土重來，再事侵略。這種反動罪行是每個中國人、每個愛國青年決不能容忍的！你們的行動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你們的呼號已成爲一種「時代的聲音」！今天革命形勢飛快地發展，隨着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的偉大勝利，全國各地湧現着洶湧澎湃的愛國運動，外國侵略者與賣國賊更加孤立和脆弱；革命在全國範圍的勝利已經臨近了！讓我們緊緊地攜起手來，共同建設新中國！」

又訊：石家莊市各界於「七七」舉行二萬餘人的反對美帝扶日侵華大會，柯慶施市長在會議上講話，號召大家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鞏固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綫，以便打倒蔣介石，粉碎美帝扶日侵華陰謀。會上並決定以大會名義，通電全國及全世界，反對美帝扶日侵華。

托格里亞蒂 健康狀況大有改進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塔斯社羅馬十九日訊：今晨發表之托格里亞蒂健康公報內容如下：「托格里亞蒂之一般健康狀況大有改進。肺炎及體溫均在減退。經過手術部份情况完好如前。脈搏九十四次，呼吸二十八次，血壓一二零——七五。弗魯剛尼教授、瓦爾東尼教授、斯巴隆爾大夫簽字。」

哈市各界人民展開 反對美帝扶日運動

（新華社東北電）哈市各界人民展開反對美帝扶日運動。九日上午，哈爾濱市工商界一百零六個行業代表假工商聯合會禮堂舉行時事座談會，座談美帝扶日問題，會場空氣極爲激昂。工商聯合會主任委員劉佩芝說：「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同胞遭受十四年亡國的痛苦。今天蔣介石又和美帝國主義扶日再起，企圖再陷東北及中國人民於痛苦深淵，我們誓死反對！」泰和公司經理王鳴皋說：「九一八以後日寇殘殺東北同胞血跡斑斑的事實，我們不能忘掉。毛主席領導我們戰勝日寇還不到三年，現在美蔣又扶植日本武裝再起。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哈市工商界鉅子武百祖說：「今天我們在民主政府領導下，我們要提高生產品質量，對抗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會議並通過致電毛主席朱總司令及全國各解放區指戰員致敬。全市大中小學，哈市毛澤東青年團及工廠工友等亦均於「七七」節後，紛紛舉行集會，反對美帝扶日再起的陰謀。哈市五十餘小學校在「七七」紀念日通電全國兒童說：「我們決不能在打倒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僞滿溥儀之後，又忍受美蔣給我們新中國兒童的一切壓迫與侮辱。我們堅信人民的力量一定能打垮任何反動派，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襄陽城的解放

（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一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解放襄陽經過稱：七月二日起，解放軍於先後攻佔漢水兩岸的老河口、光化、穀城、南漳、宜城等城鎭後，即沿漢水向襄樊挺進。七日黃昏將該兩地之敵全部包圍。九日解放軍攻克樊城，並冒酷熱及蔣匪施放的毒氣彈，次第拔除襄陽城南的琵琶山、鳳凰山、眞武山、黑虎堰等制高點。蔣匪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一零四旅、一六四旅及土雜等共一萬六千人乃退聚城內頑抗。十五日二十時三十分，我軍開始攻城，先將城垣工事全部摧毀，五分鐘內突擊隊越過三道外壕及層層鐵絲網障礙，登上城頭。此時敵數度反撲，均被我打退。我軍隨即向縱深發展，經逐街逐房的激烈巷戰，守敵大部就殲，僅剩下蔣匪綏區司令部和一個多團踞守鐘鼓樓兩個據點，作垂死掙扎。十六日十八時我將殘匪全部殲滅，活捉著名蔣匪特務頭子康澤。襄陽名城乃告全部解放。

民心背離 閻賊驚恐

（新華社華東二十三日電）濟南「誠報」近刊太原通訊稱：曾有記者向閻錫山詢及民心傾向問題，閻沮喪的說了兩個例子：（一）他爲着了解士兵狀況，曾派幾十個幹部「深入部隊」去接近士兵，發現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加入國民黨才七天的新兵向士兵們說：『共產黨是窮人的恩人！你們說對不對？』大家都說「對」。那新兵便大聲說：「我們爲什麼要幫助我們的仇人殺我們的恩人？」（二）在太原召開「保衛太原動員會」的預備會上，有人說：「開這個會幹什麼，保衛太原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共產黨來了我們的日子比現在好呢！」閻賊接着說：『以上這兩事爲例，怎不叫人驚心呢？』

濟寧蔣匪逃竄前 拆毀民房修築工事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三日電）濟寧蔣匪整十二師一一二旅於棄城逃竄前，自七月一日至四日在該城大肆抓人，逼令將南關城墻與運河間之河北街三千餘間民房全部拆毀，磚瓦木料完全被修建了蔣匪的工事，半里多路一片瓦礫，連墻基也不剩。去年五月七日，蔣匪整七二師亦曾在河北街大肆焚掠，當時該匪將運河上的橋樑抽掉，然後架好機槍，放火燒大民房，羣衆跑到街上，即遭蔣匪槍擊，死傷多人。乘此混亂之際，蔣匪將所有商店住宅洗劫一空，大火連續燒二晝夜，三百餘戶民房大部被毀。一年來，羣衆含憤遷返修蓋，不料此次又被蔣匪拆毀，居民流離失所，我民主政府正設法救濟中。

越盟軍將近三年中 打死打傷法軍十萬人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塔斯社上海十六日電：越盟新聞處宣佈，自一九四五年九月法軍侵略開始，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越盟軍已予法國七名陸軍上將及兩名海軍上將率領的法軍以重大打擊。法軍戰死者五萬三千三百人，受傷者四萬五千人。百分之八十五的越盟軍，現在正裝備着自己製的武器。越盟政府國防部長宣稱：自我軍撤離主要城市以來，越南共和國某些式樣軍火的生產已大量增加。工廠現正出產新式武器。[illegible]及一切城市及鄉村。

希民主政府再次表明：在誠懇與民主基礎上 願接受協議建立和平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塔斯社十五日電引自由希臘電台廣播希臘民主政府公報稱：自從自由希臘臨時人民民主政府宣佈願意接受不論來自何方只要是旨在建立希臘和平，並帶來在誠懇與民主基礎上的協議的任何建議以來，已爲時六週了，然而賣身投靠美國人的雅典政府却把我們的聲明解釋爲民主軍軟弱的標誌，並遵從其美國主子的命令，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保皇法西斯軍以爲和他們的美國主子一起，用堅決的攻勢，會擊敗民主軍。自六月十四日以來，我們已在平都斯山北部數次發動猛烈進攻，一月來的發展，已說明民主軍不可征服的力量與保皇法西斯軍的軟弱。際此決定關頭，自由希臘臨時人民民主政府茲特重申前言，願意接受會給希臘人民帶來和平的任何以誠懇與民主爲基礎的協議。民主政府號召一切希臘人協力達成這一目標，並特地促請「國民警衛隊」中受騙的軍官與士兵起來反對雅典賣國賊的罪惡，會同民主軍建立公正獨立民主的希臘。

平都斯山北希民主軍獲勝 斃傷俘敵一千二百餘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自由希臘電台廣播：十六日，希保皇法西斯軍在[illegible]和輔助部隊投入平都斯山北部地區的戰鬥中，保皇法西斯軍發射了三萬餘發砲彈。[illegible]保皇法西斯軍第三十五旅[illegible]兵力損失了十分之九。[illegible]。據初步統計，保皇法[illegible]千二百五十八名。又：在尼榮地區發動攻勢的保皇法西斯軍[illegible]命令，已停止進攻。[illegible]波洛斯少校爲首的第五百二十八營拒絕進攻民主軍，結果第四十三旅全部立即被調走，現正改編中。

讀報常識

兗州、濟寧

兗州、濟寧，爲山東西南部兩大重鎭，一以形勢著稱，一以商業著稱。

兗州（即滋陽），屬津浦路濟（南）徐（州）段的中心，人口八萬。濟寧，位於兗州西南五十里之運河南岸，有兗濟支綫直通兗州，並連接運河航運，爲魯西南物產均經該二城的水陸運輸行銷南北各地。[illegible]

蔣區各地經濟凋敝 工廠關門商店歇業

[illegible]天津大公報[illegible]天津民營機器工業，原有一千餘家，因營業不振，[illegible]四月間已倒閉百餘家，[illegible]

[illegible]

李海牛參軍

劉祖武

參戰回來

海牛參戰回來了。記得五月初八走的那天，安莊行政村七個參戰去的青年小伙子，領的一桿稀巴爛看步槍，每人腰裏插上三顆手榴彈。他們在村口上對歡送他們上前綫的父老們說：

「這次去，保證一人得一桿槍回來，不信，你們看着！」今天他們果眞達到了目的；海牛得了一桿頂漂亮的日本撿步槍，兩袋子彈、五顆短把把手榴彈，還穿了一件黃色軍衣。海牛進了自家村口，兩條腿走的更快了，爲的是早把勝利消息告給大家。天黑了，他從關帝廟門口經過，聽着裏面吵吵嚷嚷的，進去一看，原來是開村民會，人們見他進來，都仔細瞅瞅是個甚麼人；村主席田貴趕忙問道：

「同志，是那一部份？」海牛故意裝的哄他說：

「野戰軍嘛！」這一說，人們聽出是海牛的聲音，都烘然大笑起來，七嘴八舌說是「海牛回來了，穿了個黃褂褂，戴了頂兵帽，倒把衆人迷瞞住了。」歸虎一把扯住海牛的胳膊，調皮的說：

「海牛哥，你明明是個頑固軍嘿，咋唬人哩？」說着就把海牛得回的新步槍拿到手，民兵們圍來二圈圈，都羨慕這桿槍，遺憾這回沒輪自己去，大家親熱的問長問短，問這桿槍是怎樣得的。海牛聽了，衆人的誇獎，早把肚飢忘記了，抖擻精神給大家報告說：

「我們頭天下去平川，第二天就出去活動，大砲轟隆隆響了一大早，趕陽婆出山的時候，越發響的厲害了，正在這時候，從北面跑下十來個頑固軍來，我們悄悄的藏在一個小土梁梁上，狗日們的瞎了眼，他們也往這梁梁上爬，看見離的不遠了，我一槍就打得跌倒一個，蹶子村小三孩，學着老八路軍的口音，放開嗓子吼叫說：「哎！老鄉，繳槍不打啦！」狗日們的以爲我們是正式隊伍，嚇的把槍一丟，像驚了弓的鳥一樣，沒命的從東南面跑了。」說到這裏，田貴給他端來一碗水，海牛「咯嘟」「咯嘟」幾口喝完，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越說越有勁。

「我說趕緊追，武委會老李不叫追，說是怕北面再退下來。我們三八兩下把槍收拾上來，共是十一桿，咱們行政村的七個人，打了六桿，老李說我打倒一個敵人有功，挑了這桿好的給我，除外賞了我一袋子彈和這件軍衣……」

人們聽的出神，歸虎拉住海牛叫繼續講，田貴老人說：

「前方的事，三天也講不完。天不早嘍，快叫人家孩兒回家吃飯去吧，告訴的工夫可多啦。」欲保和海牛開玩笑說：

「海牛，你參說給你娶媳婦嘍，快回去吧！」海牛聽了這話，扭轉屁股一溜烟跑回家中。

海牛父子們的生世

海牛參名叫德元，老家在山東。民國初年在安莊蝸瓦，被青龍鎮胡仁義老財詐了一次，只弄得赤手空拳，無家可歸，後來就流落在安莊放羊。德元叔這個人，生來性情活潑，作事痛快，還有一手好槍法，就是拳術武藝也還懂得些，村裏的人都愛和他接近，耍笑或聽他「道書」。

有一年春天，德元叔吆着羊從鄭厚厚財主家坡旁經過，忽然一隻花紅鳥撲啦啦落在坡裏的松樹上。拴拴和黑小嚷着叫德元叔打，這鳥，德元叔端起土槍，叭的一聲就打中了，拴拴和黑小把鳥提到安莊，全村人誰也鬧不清這鳥叫個甚名價，男男女女都來看稀奇。

消息傳到鄭厚厚耳朵裏，老傢伙怒氣冲冲，吹鬍子，拍腿了，說這是隻「御林鳥」，落在那家，故誰家就要出「貴人」。黃昏，德元叔回來了，鄭財主一見面，就指住眼窩罵了一頓，逼住非要一隻活「御林鳥」不行，要不就得頂命。德元叔急的搬東家，請西家，給鄭財主說情陪不是，結果把全年的工資支出來，買了紙馬香表，蒸了麵豬羊，給鄭家祭了祖，這一場天大的事才算了結。第二年正月，鄭財主把德元叔攆出安莊，德元叔到草蓋山上開了林地，捎帶的打猪。民國十幾年，陝西逃難過來一個女人，德元叔和他成了家，第二年就生下海牛。

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賣葱兒賣蒜」，海牛長大了，槍法武藝學得也挺不錯。父子兩個除了種地，便是打猪。光景過得眞恓惶。

日本鬼子投降後，八路軍解放安莊，當年秋後，一家子搬回安莊，從此見到了天日。

拿定主意參軍

衛區長來安莊動員參軍，在代表會和羣衆會上講了許多話，村主席田貴在會上提出了「解放軍是誰的隊伍，爲甚要當解放軍。」讓大家在小組會上吵吵鬧鬧。

海牛早有心思參軍，因自己是孤子，恐怕參娘捨不開，閒了還幾天會後，他盤算自己是民兵分隊長，不領頭可不對。咱以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現在咱要甚有甚，這是憑的誰……尤其今年他參了兩回戰，看到隊伍上的同志們親熱熱，每天上課識字唱歌，實在快樂。對此事越想越覺急，他馬上去柳樹梁支部書記明明談這事，明明正在這裏鋤草，見他[illegible]來的不平常，放下鋤頭談論起來。

「明明哥，這回我一定去，你說行不行了？」

明明拍着海牛的肩膀誇獎說：

「到咱隊伍上去，保管是個好兵，村裏誰個不說你的準頭好，你要自願去，人人都歡迎，不過先和你參商量一下再說。……」

晌午下了一陣雷雨，下午涼風稀稀。海牛和他參在沙蓋坪搶種，父子倆個告逃的可熱鬧呢，德元叔說：

「參加咱八路軍那是好事嘛，參咋不願意叫你去。看人家文亮在八旅上是戰鬥英雄，搶回喜報來，村裏誰不說人家光榮呢？當大人的心上眞好活！再說以前咱們受的恓惶，狗日的胡仁義，鄭厚厚把參害的活不成，要不是共產黨，咱還不是猪不吃，狗不啃。你參加了咱隊伍，打開省城，活逮住狗日們的綏侃！」

「參軍是爲了自己嘛，不把頑固軍消滅乾淨，咱窮人照樣受人欺負。」

「你去參軍，參甚也息心，就是沒給你娶房……」這句話把海牛說的又生氣了：「成天價就是翻這事，翻這事！」自從年時冬工作團林濟同志給牛們講了早婚的害處後，海牛就決心叫未婚妻學些本事，遲後些再結婚。所以德元叔一提婚事，海牛就不愛聽。

海牛的未婚妻名叫丑女，今年十七歲，海牛比她大四歲，丑女的參與海牛的參是瓦窰上的老伙伴。有一年鄭厚厚正當村長，逼住丑女參要款，無奈把丑女賣給鄭家當了丫頭。鄭厚厚跟上鬼子往太原退時，丑女在山藥窖裏，沒被帶走。當年臘月海牛和她訂了婚。

樹林裏談情

日紅晌午了，人們歇了晌，村中靜悄悄。海牛去樹林邊担水，正遇着丑女在泉子旁洗衣裳，倆口子一見面，不由得都微微一笑，丑女的臉蛋馬上紅的和楓葉一樣，站起來就要走，海牛東張西望見沒人，吉吉巴巴對丑女說：

「等！……等一等……」丑女把洗好的衣服又放在水裏揉擦起來。海牛担着水，三步倂成兩步走，進了家，水也沒顧得倒，從櫃裏取了一個包包，忙跑來泉邊，叫着丑女快往樹林裏走，海牛前頭走，丑女隨後跟。到了林當中，跑過稠密的，連二十步也照不出去；他倆個氣嘴嘴的，緊挨緊坐在一根折了的小楊樹上。先是海牛開口道：

「我參加咱隊伍去，你行不行？」心靈手巧的丑女，在村中也算數一數二的開通姑娘，但海牛這個題目倒把她給難住了，她光是抵着頭嘻嘻笑，停了一陣陣，丑女羞怯怯吐出一句話來：

「你哄人哩！」

海牛一把拉住她的手，丑女邊推他邊說：

「起開些！」

「看！……我實在對你說，我們的去參軍。三五年勝利了，咱再結婚，你說對不對？」這時丑女也大胆說起話來：

「由你吧，人家林濟也對我說過，叫我多識字，把紡綫織布的本事不要丟開，後頭些還能出來工作，說是早結了婚，進步慢……人家林濟二十五歲才結的婚……」

正說的有興，嘩啦啦風響處，突然有個什麼從背後跑過，倆人嚇得急忙蹲在草叢裏東張西望，到底還是海牛的眼光好，比着姿勢指着前面說：

「哈哈：你看，你看！[illegible]大兔兒，[illegible]槍在手的話，保管[illegible]「叭」的又打住了。」丑女不同意的說：

「[illegible]」

「[illegible]」海牛話未完，丑女怕家裏人上地鋤田，轉身要走，海牛一把拉住她，把包包裏的禮物取出來說：

「這塊羊肚子手巾和香胰子，是參戰回來賞的，你拿起用吧！」說着便塞在丑女懷裏。丑女把情人贈她的物件，裹在洗了的衣服裏。然後仿彿有些失意的樣子，沉思了一陣，忽然把自己頭上罩的那塊柳條布帕子取下來，[illegible]兜裏，並說：「[illegible]的，就是納了[illegible]」海牛[illegible]祥着自己的情[illegible]子掏出來說：「[illegible]這話眞不假，還[illegible]！」她咯咯的笑着，[illegible]忙忙走出樹林。

參軍大會

五個自然村的羣衆都來安莊開會，男男女女擠滿一院，眞比四月初八廟會還熱鬧。首先衛區長簡短的講了幾句話，他講到閻匪在晉中平川殺人的話時，會場的人眼都圓紅了，把咱解放軍打臨汾攻開封的故事一報告，人人眉開眼笑，分外喜歡。

田貴見今天人多，有點羞，叫明明替他說幾句話，明明不依，田貴只得扭扭怩怩站在主席台上說：

「咱是個笨漢，不會演說，你們大家可不要笑話」，一句話把大家逗笑了，那些女人們嘻嘻哈哈笑個不止，一個個都瞇起眼睛，笑着老田貴，一經這一陣笑，田貴卻大膽了，他繼續說：

「……抬担架，送公糧，甚事情咱村不在人前，工作團老周誇獎咱村是模範，這回參軍[illegible]好幾日，也有個情由了，用不着我說。我看，就自願報名吧！」

[illegible]「咱頂一個！」立刻人們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illegible]槍法好，[illegible]」有的說：「還是德元哥！[illegible]哥沒弟，就他一個」。老田貴引頭鼓掌，歡迎海牛上了主席台，明明給他胸前戴了一朵大紅花。

海牛，大眼睛，圓臉蛋，頭上罩的白手巾，[illegible]坐在板凳上，[illegible]丑女被婆姨們拉住走不脫，婆姨們指指點點議論說：「[illegible]眞不賴。」丑女滿頭汗，臉緋紅，低着頭不嘖氣。

在雜亂的吵嚷聲中，郭二元很生氣的發表意見說：

「你們不要吵，聽我說，人家海牛是孤子，[illegible]家不好看。」

「二元兄弟，[illegible]上棉花拉鏈子，拉也拉不斷」[illegible]硬給我撩氣哩！比起人家海牛他，眞羞死人，散了會，我一定尋他回來。」富元這一說，全場都歡迎。

「歡迎歸隊！歸隊光榮！」響雷般的喊了幾個口號，會越開越熱鬧了，各村的青年接二連三的報了名，十一個自願參軍的小伙子，光榮的坐在主席台上。

德元叔和衛區長，田貴在戲台角說了一會話，[illegible]

洞房裏的知心話

[illegible]